

鸟窝随想

□乔燕章

残冬时节,进山寻幽,在山上茶友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几个人从山间小道拾级而上,呼吸着山里的新鲜空气,聆听着林间的鸟叫声,远比待在暖气屋里惬意多了。

农谚常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可现时山上还没有看到绿色,仍旧是一种清冷的感觉,不过清冷中也别有一抹靓色。你看,虽然山上草木枯萎,可峰谷静谧,视野开阔,远山近水一览无余,心情自然坦荡起来。尤其是那些树顶上的鸟窝和枝头上残留的柿子,让人看着很是喜欢。是的,有时候生活中的美不在于多,而在于趣,这种黑与红的互相映衬,正是摄影和绘画的绝好素材。

说起鸟窝,我不禁回忆起小时候的家乡情景。那时我看到最多的鸟类就是乌鸦,我们那里的方言叫它“黑老鸹”,它们的群聚性很强,特别是晚上归巢时,天上黑压压的,一群又一群,甚至把大树都卧满了,哇、哇、哇的叫声很吓人。老人常有“老鸹叫祸事到”的传说,我们一帮小孩常用自制的弹弓弹射黑老鸹,不过因为它的体形较大,弹死的麻雀较多,黑老鸹较少。当时有的地方把它称为害鸟,列在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乌鸦)之列。除了这些黑老鸹外,还有少量脖子上带有一圈白的黑老鸹,据说是从山西那边飞过来的。故此,人们在形容那些不懂门道的外行人时常说的一句歇后语是“山西老鸹——白脖”。

我们一行数人在山间小道上边看边聊,同时我也向王老师提出了一些关于鸟类的问

题。比如说我平时进山看到的鸟窝不少,为什么却很少看到乌鸦,还有鸟类如何防范风雨等。王老师谦虚地说,不能说比你们知道得多,只能说我长期在山上生活,看到的比你们稍多一点。就说这乌鸦吧,这些年由于环境和气候的改变,乌鸦确实比以前少多了,你们现在看到的鸟窝大多是喜鹊窝。不管是乌鸦还是喜鹊,它们本身就是野外生存的动物,长期在树上栖息,风风雨雨是无所谓的事情。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鸟类也是很聪明的,它们的窝搭得很牢固也很科学,一般都搭在树叶比较稠的树枝下面,这样一是为了遮挡风雨,二是比较隐蔽,可以防止老鹰之类的天敌。至于雏鸟,老鸟的母爱不亚于人类的母爱,刮风下雨时,老鸟会展开翅膀像母鸡孵小鸡一样保护雏鸟。也许有人会说,老鸟护雏那是它的本能,雏鸟长大后还有乌鸦反哺一说哩。其实,乌鸦反哺这个成语仅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教育子女莫忘父母的养育之恩,真正的乌鸦反哺没人见过,在科学层面上它并不是一个确凿的动物行为现象。

谈及冬天树上的柿子,王老师说鸟儿是飞翔动物,处处都有它的食源,春夏秋冬自不必说,即使寒冷的冬天,枯萎的草籽、收庄稼掉下的颗粒都是可以吃的,如果大雪封山,柿子则是山民有意留给鸟雀的补充食物。看来,爱护鸟类已经成为山民的自觉行动。

有人常说做人不易,可做个鸟儿也不容易啊!搭个窝要用嘴叨树枝,天天飞上飞下,得叨多少根树枝才能搭成窝,而且还得选好

位置,搭得结实,不然被狂风刮翻就白搭了。古时候,人们搭个草棚,大风一刮就能把顶给掀了,杜甫的“茅屋被秋风所破歌”不就是真实写照吗?可根据人们的观察,鸟窝被风刮掉的现象还真不多见,我想这里面也有鸟儿自己的诀窍吧。

由此,我联想到北京奥运会建设的“鸟巢”,这个新颖奇特的大型体育场馆,在奥运会比赛中吸引了多少人惊奇的目光,多少中外游客叹为观止。这个“鸟巢”似一个孕育生命的摇篮,又是一件巨型的立体编织品,更是一座寄托着人类未来希望的标志性艺术建筑,国人无不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鸟儿是人类的朋友,是大自然不可或缺的生灵,鸟儿需要窝不假,可它要的是来去自由的窝,是大自然中的窝,它不愿意待在人们给它置办的鸟笼式的安乐窝里,有人喂吃喂喝当然舒服,可失去的却是在天空飞翔的自由。我曾看到过一篇小学生写的作文,大体意思是因为她喜欢鸟,爸爸给她买了一对很好看的小鸟,她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小鸟喂食,这是她最高兴的时刻。有一次,她听了老师关于爱护鸟类、爱护生态环境的课后,回家把鸟笼打开,对鸟儿说:小乖乖,妈妈想你了,你快回自己的家吧。看着小鸟飞向天空,她开心地拍起手来。看了这篇作文,我从内心为这位小学生点赞,但愿我们都能爱护鸟儿、保护鸟儿,给鸟儿一个安全温馨的家,让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月光曲

□杨保群

深夜,窗外一缕月光洒进来,像一层薄纱笼罩着书桌。老杨坐着发了一会儿呆,不由想起半个世纪前一个同样如此的夜晚。于是他戴上老花镜,从抽屉深处取出那本泛黄的相册。相册的边角已经磨损,封面上还留着当年不小心洒上的墨水痕迹。

翻开第一页,一张黑白毕业照映入眼帘。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整齐的中山装,女生则是一色的白衬衫、黑裙子。老杨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在第二排中间的位置停了下来。那是一个小名叫九月的女同学,她扎着两条麻花辫,圆圆的脸上,两只会说话的眼睛笑得像天上的月牙儿。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是1975年的秋天,黄陵中学庙里的古柏依然郁郁葱葱,可校门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已开始泛黄。老杨记得,那天自己早早来到教室,把后面的黑板擦得干干净净。九月家是他邻居,又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常常蹦蹦跳跳追着他一起上学。这天她也跑来帮忙。“我给你找到了一盒彩色粉笔。”她清脆的声音仿佛在他耳边回响。她

会细心地帮他把彩色粉笔按颜色分类,还会在他画板报时夸他的粉笔字写得好。

那时的他们都很腼腆,男女同学之间很少说话,但每次办板报,九月都会留下来帮忙。她总爱哼着陕北民歌《走西口》,声音悠扬悦耳。他画板报时,她就安静地坐在一旁,偶尔递上一支粉笔或一把尺子。那天,他故意放慢速度,直到月亮挂上树梢,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把她的侧脸镀上一层金光……

他的老家在河南,毕业后就返乡插队去了。九月和同学则被分配到黄陵县黄土商原上的一个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起初,他们还能打听到对方的一些消息,后来,不知不觉就像一个个小雨滴被卷入茫茫人海,随波逐流,盲目而奋力地向着人生彼岸游去,相继考学、工作。再后来,他们各自忙于教学,联系渐渐少了。直到有一天,老杨在街上偶遇老同学,才得知九月已为他人妻……

月光渐渐西斜,老杨摘下眼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书桌上的台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孤单地投射在墙上。这些年,他经历过事业的高峰,也尝过人生的低谷,每当夜深人

静,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不请自来。

他记得九月她妈是米脂人,话说“米脂婆姨,绥德汉”,一点不假。九月最爱穿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裙摆上绣着几朵白色的小花。记得她笑起来会露出两颗小虎牙,说话时总爱微微歪着头。记得她递粉笔时,手指纤细白皙,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老杨颤抖着双手打开书桌最下面的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张泛黄的信纸,上面工整地写着:“瘦猴:今天下午的板报真好看,特别是那只兔子,栩栩如生。下次,我还帮你带新的彩色粉笔来。九月。”

月光渐渐暗淡,东方泛起了鱼肚白。老杨轻轻叹了口气,把信纸小心翼翼地放回信封。他知道,有些感情,注定只能藏在心底;有些人,注定只能活在记忆里。但这分纯真的感情,却温暖了他的一生。

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仿佛诉说着往事。老杨合上相册,望着渐渐亮起来的天际,嘴角泛起一丝温柔的笑意。青春虽已远去,但那分美好的情愫永远定格在记忆中最美的年华。